

五廠文藝習作叢書

小翠

吳繼雲作



上海晨光出版公司

版初日五廿月七年一五九一

1—5000

權作著有書本

元千四幣民人價售册每

目次

光榮組的風波.....	一
小玲的歌詠隊.....	五
從今天起.....	一四
「五二」的早晨.....	一八
模範工程師.....	二一
王福元的故事.....	二八
宣傳鼓動員小白兒.....	三四
「滿場飛」.....	三六
團長.....	三九
「萬年青」也不含糊.....	四二
孫悟空挑戰.....	四五

小翠.....四九

愛人姓名的空格裏.....六一

紗.....七二

光榮組的風波

大競賽中的小故事

這幾天真夠勁兒，細紗閨華氏一百零五度。

競賽以來，「第一光榮組」的旗幟，一直沒有離開過六組。六組接頭的是真棒，接頭、掏鏢、腳、絡毛棍兒、撥皮棍，無論多熟，總是把頭札到弄橋邊，一個勁的幹。個人清潔都是滿分，個人計劃中很少有人超過一磅白花。作起來，銘芳、秀珍等每天只出八兩白花，要是誰少出了一兩，大伙兒馬上就去問她有嗎新招兒，可以減少白花？落紗的也夠棒，落起紗來也是玩兒命，落完紗，掃車板，掏車底，雖比不上二組、七組，也還算不含糊。

這天又是一百零五度，真熱，落紗的落完了紗，心眼裏也就有點兒活動了，粗枝大葉的用刷子把車擰一遍，就竄到大院裏吹風去了。大院裏早已蹲着些人，先來的望着後來的，慚愧地會心地笑了。從這些不安的臉上，可以看出他們內心在鬥爭：「不該違反勞動紀律。」但是誰也不提，只說：「這天兒，真夠勁！」

銘芳從醫務室裏回來，看見自己組裏人都在外邊坐着，心裏就有意見，想提出來，一看人那麼多，怕她們不接受，反而惹一大堆不是，再說自個兒因病歇了幾個班兒，總感覺沒臉給人家提意見。回到車間是越想越不對勁兒，就跑到九十六號車向工會小組長秀珍說了：「落紗的都跑到外面涼快去了。我看咱這個模範組成了麻煩組了……」

秀珍氣的臉發青，趕快接齊了頭，走到車頭上說：「銘芳！給我看點車！」轉身就走出去了，一肚子火兒，又一想黨支書不是說過嗎？提意見要與人爲善，態度要和藹，於是放慢了腳步，盤算着怎麼說，一面又注意是那幾個人，一個一個的記了個清楚，心裏有了根。走過整理（科）門口，姑穩了腳，平了平心氣，喊道：「同志們！落紗啦！」

別看只是輕鬆的一喊，比命令都管事兒，涼快的人都「忽隆」站起來了。慚愧的笑着放快腳步往裏跑——雖然她們知道沒到落紗的時候。

回到車間，都趕緊掃的掃，撥的撥，團員楊鳳山就更慚愧了，自己不能帶動羣衆，反而隨着犯了勞動紀律，他掃着九十六號車，心眼裏就有點長縮，掃完就搭轎着給秀珍接頭，說道：「我還只當你出去買糖哩！」

「我早知道你們在外邊涼快，就給你們送桶冰激凌去了。」秀珍又好氣又好笑的說。由於落紗的怕熱，掃車的次數少了，掃時又隨便一揮就過去了，好到大院去涼快，於是飛花

四起，斷頭率增加了，羽毛紗多了一點，清潔分少了一點。第二天在「第一光榮組」的旗幟旁邊，第一次不見了紅旗。（不夠標準數）。

全車間四百多隻眼睛都注視着這「第一光榮組」，不勝驚訝，競賽以來沒有輸過別人。特別是六組的姐妹幾個跑到秀珍那兒，話沒說出來就哭起來了，秀珍說：「哭有嗎用？少流點淚，多流點汗，比嗎都強！」於是決定中午吃飯時，大伙開個會兒。

十二點二十吃完飯，大伙都聚齊了，跑大院涼快的幾個人都低着頭不喘氣，其餘的很多人心裏都有話，可是誰也不發言，都怕攪情起來。秀珍心裏明白，眼看到點了，於是把紗口袋一推，就站起來了，熱情而嚴肅的說：「同志們：『第一光榮組』的旗幟，掛在我們六組，快三個月了，我們對不起這面光榮旗！我們不配作光榮組！昨天楊鳳山、李文斌、老四兒、小眼兒……」她準確、嚴正的背着每個人的名字，「到大院裏去坐着，犯了勞動紀律。人家二組、七組落紗的就不熱嗎？我們是全車間的模範組，全車間都要向我們看齊，我們對得起大伙兒嗎？……」停了一下：「我們不能虎頭蛇尾，我們不光是競賽一下，突擊一下就完了。熱天就過去了，往後一天一天涼下來，但是我們的生產熱情決不能涼下來！要過好日子，要好日子有保障，要不熱，要冷氣設備好，就要鞏固我們現有的生產紀錄，鞏固我們的光榮組，只許前進，不許後退。」冷靜了一下，和藹的徵求着：「楊鳳山：你有嗎意見？」

「沒有，」楊鳳山慚愧地回答：「從今兒起我保證不犯勞動紀律，好好幹活。」

「李文斌你呢？」

「我沒意見，以後我改……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鞏固我們的生產紀錄」，「鞏固我們的光榮組」的吼聲，充滿了整個車間，不知道什麼時候，大半個車間的人都圍攏來了……

開車的紅燈亮了，照紅了懺悔者的臉，照紅了每一個勞動者的心。

第三天紅旗重新飄擺在「第一光榮組」的旁邊，像濃香的鮮豔的並蒂玫瑰，盛開在六組車頭上。

小玲的歌詠隊

「白布平平整整呀！

細紗長又長，

質量呀那個產量呀，

都比往年強……」

一號車的姐兒四個剛唱完，

「該誰唱啦？」傻大姐喊着。

「五號車！」一號車和紗房的小妹妹們應着：「五號車，唱個歌，一、二，快快快。」

五號車沒聲音。

「叫你唱你就唱，扭扭捏捏不像樣！」

「叫我唱，我就唱，我們唱完二號唱，」原來是五號車的小奴才到紗房裏拉紗去了，三缺一唱的不老好的，現在小奴才回來了，你聽：

「紅旗車頭頭呀！

生產競賽忙，

團結呀那個互助呀！

大家把家當……。」

「好不好？」

「好？」

「妙不妙？」

「妙！」

「再來一個要不要？」

「要！」

她們就這樣一面幹着活兒，一面唱着歌兒，一直到天亮，沒有一個人打盹兒，沒有一個人跑茅房。記得從前打軸料的姐兒們，一到夜班就打盹兒，跑茅房裏去睡覺。再不就是紗房裏幾個小姊妹們裝完了盒子，沒有事兒就吵架，大夥都一邊看熱鬧。自從文娛活動進了車間，唱歌就代替了打盹兒，代替了吵架。以前誰看見誰都不顧眼，現在歌聲把大夥團結起來了。唱的高興，幹的來勁，質量、產量也提高了，從前每人每天打六袋，現在打八袋了。

每天下班，無論細紗或織市場的工友只要從打軸門前一過，就像繡花針遇着吸錢石（磁石）一樣，被這清脆愉快的歌聲吸引着。人擠的滿滿的，活像開什麼慶祝會似的，打軸料的姐兒們都圍着坐在地板上，一邊擺着頭一邊唱着，歌詠隊員小玲，左手拿個歌本，右手拿支鉛筆，指揮着大夥復習着熟歌，教着新歌。大夥都望着她那枝指揮的鉛筆，忽而有力，忽而柔和，歌聲彷彿從那枝鉛筆裏發出來似的：「……團結的歌聲擋不住，也衝不散，衝不散，打不斷」。忽然間停着了，像刀切的一樣齊。掌聲像爆竹樣，大夥挑起大姆哥兒說：「小玲領導的真棒呢！」

小玲從前可不捧，從前她外號叫「小蘑菇」，和「吃飽蹲兒」小女在一面看車，倆人都是歌詠隊員，倆人總攪情。但是當人家批評蘑菇匠時，倆人馬上又靠在一起來抵禦外侮，人家都是打七袋，吃飽蹲兒只打四袋兒，因為她前半夜還好，到十二點一吃飽就打盹兒，逼到茅房裏去蹲着睡覺，所以大夥叫她吃飽蹲兒。小蘑菇比較高明些，每天打五袋，她一困時就想起「奶奶」來了，「奶奶」是秧歌隊長，四十來歲，講話又慢又黏，小蘑菇看她這樣蘑菇就急呆了，喊着：「奶奶您老人家快點好不好？」「奶奶」就是由此而得的綽號。小蘑菇看奶奶活不忙，就大聲喊着：「奶奶，奶奶，隊長。」

「喂，嗎事呀？」奶奶走過來說。

「奶奶，你替我打着，我上茅房，」小蘑菇說。

「我不給你打，你又蘑菇去。」

「我不蘑菇，一會兒就回來。」

「我不。」

「奶奶，給我打吧！好奶奶；啊！」小玲說着就把刀子往奶奶手裏硬塞，奶奶經不起蘑菇就接過來了，小蘑菇像脫了韁的馬樣，一去就是點把半點來鐘，才回來，揉着惺忪的眼，笑着說：

「奶奶，奶奶謝謝你。」

「姑奶奶，你老人家可回來啦！你幹嗎去了？」

「拉屎去啦，幹嗎去啦。」

「那半天，拉個長虫也該拉出來了。」奶奶氣憤的說。

歌詠隊已經唱會了四十來支歌兒，要開展車間歌詠活動了，打軸科就小蘑菇和吃飽蹲兒是歌詠隊員，當然就由她倆人領導了，但她倆教歌誰也不去學。倆人一氣就拉着奶奶和保全部的八個人唱，保全部的人沒唱過歌，不敢開嘴大聲唱。

「你們都帶範頭啦！爲嗎不張嘴呢？」小蘑菇着急的說。

大夥都放開喉嚨唱了，有的高，有的低，唱不準。

「你們唱的啊呀？不是公雞打鳴，就是像牛叫，」吃飽蹲說。

大夥一聽，心裏說：「這是教唱歌呀，不是誠心改我們嗎？」於是這個說「我上茅房去」，那個說「我喝點水」，都托故走了。最後連奶奶也走了，第二天沒一個人來唱。倆人一堵氣就自個大聲唱起來，故意怪聲怪氣的，大夥越不高興聽，她倆就越起勁兒。

知道你們會唱兩個臭歌，「賈嗎棒子麵！」大鳳沒好氣的嘟囔着：「誰還不知道歌詠隊是騙菇隊。」

「你們進廠幹嗎來啦？要唱家唱去！」小眼故意的嚷着叫她倆聽見。

「唱的好管嗎？打不了七袋紗，就擋不着人家叫她『蘑菇』！」小老四說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小蘑菇一聽是朝着自己來了，想給大夥吵一頓，再看大夥都直眉豎眼的，寡不敵衆，光棍不吃眼前虧，就把氣嚥到肚子裏去了。

下了班一到歌詠隊，大夥都搶着給隊長說：

「隊長，我們細紗的歌詠搞起來了，有三十多人，」王明說。

「隊長，我們織布間有一百六十人唱歌了，」志和說。

「我們清花已經唱會兩支歌了，連老頭也唱的挺高興……。」

隊長算起來已經有十二個車間歌詠隊了，都搞的紅紅火火的，就是打軸科沒搞起來，隊長問

小玲：

「你們怎麼搞不起來呢？」

「她們都不唱，還罵我們賣棒子麵！」小玲說着淚就掉下來了：「她們叫我小磨菇，叫小女吃飽蹲。」

隊長彷彿聽出病在那來了，又問道：

「你們每天打幾袋紗呀？」

「小女打四袋，我打五袋，」小玲說。

「人家呢？」

「她們打六袋，」小玲紅着臉說。

「咱開展歌詠活動就是爲刺激生產，」隊長停了一下說：「要生產好學習好，在羣衆中有威信，人家才肯聽你的，我給你出個道兒，只要你們作到了，保你們的歌詠能搞好。」

「你說吧，」吃飽蹲說。

「說起來也不難，回去，人家打六袋紗，你倆也打六袋，完了活，就幫着別人幹。」隊長想了一下問道：「誰給你們關係最不好呢？」

「最給我合不來的就是小眼兒！」小玲氣憤憤的說。

「那你就先給小眼把關係搞好，你先給她說話，幫她幹活兒，」隊長說。

「我不去，我低三下四的去給她說好話，我咋那麼下賤哪！」小玲說。

「這不是下賤，這是工作，咱不是爲搞好歌詠活動，搞好羣衆關係搞好生產嗎？」隊長勸解着……

這幾天小玲和吃飽蹲每天都打六袋紗，還有六袋半的時候，也幫小眼幾個人拉紗倒紗唔的，小眼她們看看小玲，小玲也看看小眼兒她們，日光相遇都和顏悅色的。

這幾天中午休息時候，別的車間歌詠隊在播音室競賽的真熱鬧，一個唱的比一個好，打軸的姐兒們都坐在擴音器旁吃着飯，聽着人家唱，心裏直癢癢，就是不會。小玲會唱，想教大夥自己又說不出口。於是一個人跑到紗房裏，一邊想着，一邊把一個個裝滿經紗的紗口袋，排的整整齊齊，像個歌詠隊似的，順手撿起個紗管兒，自己唱着，就指揮起來，也不知道指揮了多少歌了，忽聽後面有人隨着唱，回頭一看，原來是緯紗室的幾個小妹妹，小玲不由的就喊道：

「小孟，來，來，我教你們。」小妹妹們都過來了，坐在小玲排好的紗口袋上，跟着小玲唱起來。小眼、大鳳、小老四聽見唱歌，也都過來了，雖然不好意思大聲唱，也都跟着小聲哼唱。正在這時候，忽聽見擴音器裏，發出啦啦隊的聲音，原來是整理科播完了音，啦啦打軸科：「打軸科，小孩多，光會吵架，不會唱歌……。」大鳳兒，小眼兒，老四兒一聽可急了：「誰說咱打

軸料小孩多不會唱歌呀！咱大夥好好學，下禮拜擺電台上給他們比劃比劃，不給他們點厲害，他們也不知道馬王爺三隻眼！」

「只要大夥願意學，明天我找隊長給你們要歌篇子，我把我會的歌都教給大夥，下禮拜咱到播音室給她們比比！」小玲高興的幾乎流出眼淚，大家的隔膜從此打消了，到現在她們不知道唱會了多少支歌兒，你聽，這愉快的歌聲：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紅旗車頭插呀！

生產競賽忙，

團結呀那個互助呀，

大家夥把家當。

白布平平整呀，

細紗長又長，

質量呀那個產量呀，

都比往年強。

……………」

就這樣：小玲的歌詠隊，通過生產上的示範行動，在羣衆自覺自願的原則下面，在車間牢固地扎下了根。